

我们悉知沉默的裨益却畏惧被其妨害

□胡陈尧

另类历史

诗意盎然

诗歌的馈赠

□于子轩

梦，是清醒之人用来沉淀的，是痛苦之人用来解脱的，是迷茫之人用来遗忘的。而所谓的现实又如何诠释？翻阅那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用指尖漫不经心划过的一句话，也许，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感叹，或者说，是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缩影。

弱弱地问：假如世界是一场梦，我们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们每个人对世界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正是如此，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能量这个社会做出贡献，或者叫做证明自己的看法吧。文学家渴望通过文字创建一个干净的精神空间，带着我们远离俗世的丑陋。哲学家通过对宇宙的苦思冥想寻找心灵成长的智慧，而科学家运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是谁，活着，都想知道自己为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

对于这个世界，许多事情，我并不知道。

放眼宇宙，行星与行星之间的存在就如飞舞的尘埃一样渺小。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更像是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的日常一样，像呼吸和心跳一样，与我们的生命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我与诗歌的结缘，也让我对这个社会、世界乃至宇宙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夕阳西下，太阳默默沉入地平线，它以什么方式与天空进行最后的告别呢？“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寥寥数字，苍凉、沉郁而悲壮的情感就一下子涌入胸膛。在我看来，诗是连接天地与人的神秘桥梁，让人在喧嚣的俗世中，拥有一片清静之地。这也是我钟爱诗的原因，好诗总是能披露这个世界最真实的面目，从而点醒心灵，呼嘘真气。诗，可以像一股涓涓细流，缓缓浸入干渴的心田，也因为它的深刻和精妙，被人们吟诵、铭记。

还记得第一次尝试写诗，是在六岁那年，朗读唐诗宋词的时候，常常被这种简洁却不失优美韵律的语言所打动，于是，尝试用三言两语写下自己的感悟，虽称不上诗，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欣喜。

时隔多年，诗在我的心中依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因为它独有的格式与魅力，像夜空中熠熠生辉的北极星，值得去仰望和向往。好诗能引发许多人的共鸣，感动之余也会有着些许生命的启示，而我喜欢的那一类诗化的语言，往往含有一种朴素、古典的美。

在风中舞蹈的篝火，在黑暗中闪烁的点点星光，一条又一条在土地上开辟的江河，越来越模糊的梦境，以及在光秃秃的山顶上，顽强的、孤独的树木，甚至是天边的云、低吟浅唱的溪流，还有那滋味万般的生活，待到晨梦初醒的时刻……诗，就像是我心中永远摇曳着光明的灯光，为我保留着一扇等待开启的新世界的大门。写诗，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内心，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诗歌之于我的馈赠，似乎让我在每天既定的轨道中，有了一份来自生活的美好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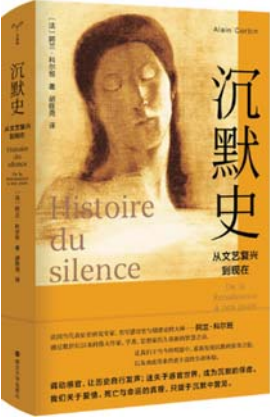
（摘自诗集《忧伤的时候思念一朵花吧》后记）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沉默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法]阿兰·科尔班 著 胡陈尧 译 守望者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爱德华·霍普《纽约的房间》，1940。房屋呼吸着沉默，而沉默以某种方式浸透了墙面。

作为法国当代表征史研究专家，阿兰·科尔班热衷于对新型史料的采掘与释读。他保持着一贯的敏感与细腻，擅长从自然和情感世界中洞悉历史的真相，从其研究对象中便可见一斑：气味、海水、钟声、草木、愉悦……这一次，科尔班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为隐秘、深邃且尤具诱惑力的场域：沉默。沉默不只是安静：安静是一种表象，是话语的缺失，沉默则是一种情绪，是体悟式或策略性的；安静之人往往是天性使然，沉默者则怀抱某种目的，尽管他或许并不自知。随着声音革命的兴起，沉默日渐式微，却并未消失殆尽，它仍停留于自然界的某个角落，或是潜进文字里，没入画像中。科尔班引导读者走向过去，追忆过往之人

体验和感知沉默的方式，继而挖掘沉默的丰饶之力。

《沉默史》一书的体量精巧，却有着超过三百处引注，其中文学作品占据绝大多数，读者可以读到一连串熟悉的名字：雨果、瓦莱里、波德莱尔、加缪、普鲁斯特、格拉克、里尔克、梭罗……与此同时，《圣经》与希腊神话中的形象、印象派与虚空派画师的笔触也点缀其中，这或许都与某些

持惯性思维的读者的阅读期待有较大出入。科尔班在开篇即为自己辩护，“长久以来，历史都试图解释。但在情感世界面前，它也应该，或者说尤为应该令人感知”。科尔班的研究是浸入式的，不做多余的伦理或价值判断，而仅是呈现，调动感官，让历史自行发声。

但显然，即便充满“诗情”与“画意”，这也并不是一部文学史或艺术批评著作。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必然指向一个更抽象、更纯粹、更真实的本体，科尔班所关注的并非诗之本身，而是诗的背后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传统的历史研究者力图直抵现实，以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可追溯，变动不居的诗是他们所畏惧的成分。然而，现实是否可被直接触及？剥离表征的历史是否必然具有更多的真实性？科尔班有意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在《沉默史》中，主体的沉默淀积在环境的沉默里，投射在客体的沉默中，读者自感迷失于感官世界，成为沉默的俘虏，而这也正是科尔班的目的所在。至此，历史不再是刻板、僵化的既死之物，主体的感官与生命介入其中，参与沉默史的建构（抑或解构）。在这一点上，表征史并不比社会史缺乏真实性。

科尔班注意到，沉默之于古人是一种裨益，他们善于感知沉默，挖掘其蕴含的话语力量，并使之转化为良策。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声音图景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开始制造出越来越多不同种类、节奏与调式的声音，使之成为丰盛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一集体选择挤压了沉默空间，使其愈发狭窄。外部空间的变化催生了某些更为内在的改变。关于古人对沉默的策略性应用，科尔班所引述的《廷臣论》中的例子颇为典型：在宫廷内，沉默不只是一种戒律，更是廷臣提升道德与智识，赢得他人赏识的策略；即便某人愚钝

老夫又读少年书

□纪慎言

书橱一角



读书，一直是世人公认的崇高行为，但真正能够坐下来读书又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再加上心情和其他别的诸多因素，所以这被认为很崇高、很雅致、很惬意、很神圣的读书活动常常会成为一场空。我常常望着书房里那两大橱子几百册书籍发呆，暗想即便是阎王爷再给我20年的寿命，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也将注定成为我现在的摆设，死后的殉葬品。有时候心血来潮，搬起某部名著或者中外经典来强行攻读；然而，眼累、身累，心更累。尤其是读古典文学书籍，更是累人；常常是读不到两句，就得赶紧翻开《古代汉语词典》或者《康熙字典》等工具书，去查一个字的读音和释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曾经是我的座右铭。但是现在不行了，勤与苦只能是精神目标了，而实际上眼花耳聩满身病的我，已经“勤”不动，“苦”不起了。既要学习，又心力不及的我于是就突发奇想，回过头来再读读自己过去少年时代读过的经典书籍和篇章不是个挺好的捷径

吗？于是，我又买来了“青少年快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系”中的《莱根谭》《围炉夜话》《小窗幽记》《阅微草堂笔记》《名人名言》以及少儿出版社出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看图读古诗》《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天下怪事考》等字号大、有注音、有注解甚至还有阅读提示的“少儿读物”；最近又在“2元店”花了两元钱买了本“中小学生背诵经典”《中学生必背古诗文50篇》。实践证明，这些说是适宜少年读的书籍，其实更适宜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来读。首先是阅读能力没问题，其次是理解能力和学以致用更比少年优越许多。尤其是最近买的这本《中学生必背古诗文50篇》，上面的诗文基本上都是自己40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读过的。像《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出师表》《桃花源记》《小石潭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文章和《望岳》《春望》《赤壁》《泊秦淮》等诗歌，都是让人耳熟能详但不一定能详的名篇佳作。几十年前读的时候懵懵懂懂，只记住了一些个别的句子；现在再读就有了更深刻

的领会。其中让我受益较深的有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文中说了作者因为家庭贫困借书读，抄书读的艰难；劝导有条件的书生要珍惜时光勤奋读书。感受最深的是白居易的诗《观刈麦》，作者写他在看农人收割麦子的时候，见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在艰难地捡拾人们落下的麦穗，在听她诉说“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后，作者自叹自愧说：“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个封建时代的旧文人官吏，能够体恤农民百姓的苦楚，并对自己所食优裕的俸禄感到自愧，实属难能可贵。

啰啰唆唆说了这些，只是想向大家通报一下我自己读书和在读什么书的信息而已。正可谓（和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做读书郎，左张望，右匆忙。窗前灯下，一看就半晌。白首不恨读书迟，重补课，也赶趟。

废寝忘食不敢当，读书事，记心上！苦中得乐，何时不曾想？为与盛世共长久，自成书，也辉煌。

从一本书可以品味一个人的阅读心情，从书橱一角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阅读兴趣。“书橱一角”栏目即日起征稿，以文图的形式展示阅读故事、家庭书香。
征文要求：文字1000字以内，并提供三张书橱背景的清晰照片备选。
投稿邮箱：qlbook@163.com